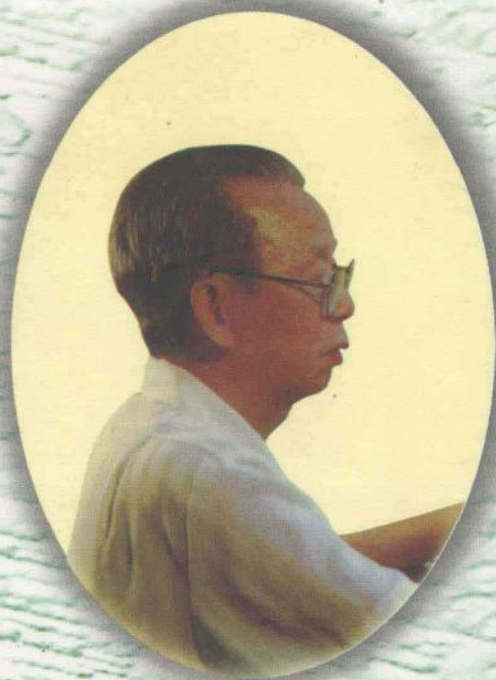




武陵金雪錄

孫因



大眾文藝出版社

武陵风云录

孙因/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陵风云录/孙 因 著.-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9(都市生活丛书)

ISBN 978-7-80171-571-X

I.武… II.孙… III. 社科作品集-中国-当代IV.I44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21728号

书 名: 武陵风云录

作 者: 孙 因

出 版: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 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1号 (邮编: 10000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版总监: 文 鹰

责任编辑: 陈星宇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20印张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80171-571-X/1.546

定 价: 4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也想当大侠(代序).....	1
引子.....	6
一、灵芝仙女.....	9
二、虎啸法华寺.....	20
三、威慑长眉道.....	32
四、和珅得宠.....	47
五、男装宠姬.....	59
六、梅花迷魂针.....	71
七、血战山神庙.....	85
八、开国元帅.....	97
九、灯花教主.....	111
十、千里烟缘.....	125
十一、生死恋.....	142
十二、飞刀杀手.....	154
十三、夜探总督府.....	169
十四、锦官城遇险.....	184
十五、多情公子.....	196

十六、恩恩仇仇·····	211
十七、无可奈何花落去·····	225
十八、太白楼·····	240
十九、春风不度玉门关·····	256
二十、小红巾·····	271
二十一、雪殿冰宫·····	303
二十二、白莲圣母·····	318
二十三、飞红巾之死·····	334
二十四、红衣喇嘛·····	352
二十五、噩耗·····	379
二十六、古道侠影·····	397
二十七、风萧萧兮·····	412
二十八、苗家坟·····	430
二十九、假凤劫虚凰·····	448
三十、姐妹情深·····	464
三十一、荡妇·····	478
三十二、皇内侄殒命·····	493
三十三、奔丧·····	508
三十四、苗奸·····	526
三十五、北上囚车·····	542
三十六、金波池·····	561
三十七、皇宫喋血·····	575
三十八、刑场风雷·····	590
跋·····	633

也想当大侠(代序)

1989年,“六四”风暴后的七月,北京通俗文艺研究会通知在长沙开代表会议,之前,他们在北京、大连、青岛、厦门等地聚会,因太远,一直未参加过,秀山离长沙较近,又有不少老友,决定走一趟。谁知到了长沙,火车站很乱,上千人静坐示威,到处是“打倒李鹏”之类的标语,到通知上指定报到的宾馆询问,并无会议安排。糟了,忙去坡子街《文艺生活》编辑部找李子科、王宏志(我们是见面多次的熟人),他们告知,北京方面参会的来不了,已电话告知取消。于是,我只好去八一路省文联找《楚风》杂志社主编胡英、莫道迟,我是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关系不错。在编辑部见到莫道迟,这位诗人兼社会活动家,闻名胜似见面,十分热情,先安排我住省文联招待所,然后陪我去他的家,介绍他的夫人和女儿淼淼,叫来他当厨师的侄儿,煎炒烧煮一桌子菜款待我,令人感动。饭后又陪我去一位按摩名师处,要按摩师为四川(巴蜀尚未分治)来的作家按摩(可惜,这位仁兄后来瘫痪了)。第二天,主编胡英和编辑部的晏大姐,又单独在一家餐馆宴请我,盛赞我的作品为《楚风》争光,发行量不断上长。忆及当年,作家与编辑之间的深情厚谊,面对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感慨万千。

当晚,黄泥街的老友孙明庚和一位叫刘鹏年的书商来访,劝我写新派武侠小说。孙明庚不是老板,只是书商经纪人,信函往来两三年,一直想为我出书。可是,我对新派武侠小说一无所知,由于忙,没有时间读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书,儿时读过《七侠五义》、《蜀山剑侠》,对飞刀飞镖口吐白光之类十分神往,真

要自己写一部武侠而且是新派,不敢想也力学不心。孙明庚却给我打气,只管写,暂不订合同,只要过得去,即可出书。刘书商是一位体胖腰圆的中年人,也一个劲鼓励我,既是作家,写武侠小说乃小儿科,并说他的书社等米下锅,拜托了。

盛情难却,答应试试看。

回到秀山,心里便有谱了,先前曾写过一部关于乾嘉苗民大起义的小说,名《武陵风云》,湖南人民出版社评价不错,塑造了石柳邓、石三保、吴也妹等英雄人物,被认定是正统的历史小说。如果把历史小说武侠化,可以收事半功倍之功,加上对武陵山区地理环境比较熟悉,写起来可以省些力气。

因为是约稿,时间不能拖得太久,于是,丢开了其他报刊的约稿,埋头写第一部武侠小说。那时,精力尚旺,每天以 6000—8000 字的速度推进,老规矩,夜里不写,怕青光眼复发。十二月初便完稿了,约 50 万字,自觉文字流畅,以反清的苗民土家族起义为背景,颇有乡土气息,仍定名为《武陵风云》。

书稿寄给孙明庚,不久,他来信说,书商刘鹏年已答复,书稿要了,但他要作一些修改,并改书名为《天山剑寒录》,作为梁羽生《七剑下天山》的后传,同时,作者不是孙因而是独孤剑。胡闹,我立即给刘书商去信抗议,这位书商回信,态度强硬,说什么不如此包装,书出了发不出去,谁负责?我气馁了,迄今为止,尚未出版过 50 字的长篇,再者,爬格子几十年了,至今仍居无室,渴望一笔稿费改变居住条件,文化馆的斗室太阴暗太潮湿了,长此下去会影响视力。罢、罢,谁叫文人如此穷困如此窝囊呢?文人的骨气值几何,只好由他折腾。能顺利出版,至少可以改善居住环境,减少蚊虫、老鼠的攻击。

1992 年 8 月,孙明庚寄来了样书,书名《天山剑寒录》,上中下三册,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首印 50000 册,定价 12.8 元,装帧极差,有插图,可喜的是错别字极少,令我生气的是,书

名《天山剑寒录》，署名独孤剑倒也罢了，封面上居然印着“梁羽生先生名著《七剑下天山》后传”，真是岂有此理！可是，木已成舟，气死了祭文如何写？好在给了15000元稿费，虽然不高，但用这笔钱买了70平米商品房，才有了属于自己遮风避雨之处。当时，秀山的房价仅两百多元一平米，如果在大城市……搬进了新房，明窗几净，创作环境大改观，气也逐渐消了。文人的阿Q精神，可叹而又可悲。

1992年9月，应邀参加《传奇故事》杂志社在三门峡举办的金秋笔会，取道长沙去郑州，一路上，吉首、怀化、长沙、武汉、郑州、成都的书摊上，都有我的《天山剑寒录》，询问摊主，答曰销路极好。回到秀山，新华书店也有《天山剑寒录》，而且进了两批，没有存货。邮局卖书的陈老头，主动找我和长沙孙明庚联系，五折买了100册，不久，也卖光了。惭愧，作家写书，不正是希望读者众多，广为传播吗？读者是上帝，作品只供圈内人欣赏，是作家的悲哀。

路过长沙，老友孙明庚请去一家餐馆吃饭，告诉我，《天山剑寒录》至少印了十几万册，刘鹏年赚了一大笔。意料中事，书商不赚钱，他忙什么？孙明庚竭力怂勇我写武侠小说，《天山剑寒录》是成功的，证明并非庸碌之辈，当前武侠小说正走红，不可错过机会。我也有同感，湖南有两位文友称大侠了，一位是省作协理论研究室主任宋梧则，一位是株州艺术馆的汤子文，他们的武侠作品风靡全国，成了遐迩闻名的宋大侠汤大侠了。而我，年纪比他们大，创作一直没有目标，小说、剧本，在纯文学与通俗之间徘徊，标榜雅俗共赏，实际上仍是古典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反对玩文字游戏，拒绝欧化语言，提倡流畅，简洁，并身体力行，因而我的作品多数以白描手法刻画人物，《天山剑寒录》也不例外，虽是武侠小说，但力求行云流水，也许是吸引读者的一个因素吧。如果一年推出一部质量上乘的武侠小说，活

到七十岁也是洋洋大观可以称大侠了。虽然比不上金庸、梁羽生、古龙,但至少可以出有车食有鱼了。于是,我答应孙明庚,请他和书商联系,当晚留宿长沙。

第二天早晨,孙明庚陪我去黄泥街,他告诉我,黄泥街有上百家书社,有几十个拥资几百万上千万的书商,出书比正规出版社快,稿费比出版社高,写书也可以发财。他引我去一家书社,门口却挂着“湖南省报刊发行中心黄泥街发行部”的牌子,门面并不堂皇,老板姓肖,大号志宁,是一个瘦筋筋的中年人,见面倒也热情。也许孙明庚已向他谈过我是四川作家,写过《天山剑寒录》,没有客套没有绕山绕水便直奔主题,约我写一部不少于60万字的武侠小说,要求不写农民战争,以侠客为主,构思新颖。同时,夸他财力雄厚,梁羽生已授权给他出版《梁羽生全集》内地版,正在运作。

喝过茶,便去吃饭,席间,由孙明庚执笔,写了协议书,规定半年后交稿,稿费千字35元,预付定金3000元,交稿后书社找不到书号出版不了,再支付赔偿金15000元,双方签字成交。说实话,比正规出版社优厚多了,出版社是铁饭碗,编辑们老气横秋,居高临下,给作者出书是恩赐,稿费多少随便给,预付定金后交稿,一万个不可能。我自认为是守诚信的人,答应了必须全力以赴,争取几年之内,戴上“孙大侠”的桂冠。

北上去三门峡开笔会后,由西安、成都、重庆回秀山,急匆匆进入大侠的梦境。

当时,尚未搬进新买的商品房,为了创作不受干扰,每天早晨六点半去新房爬格子,由道慳(妻子)给我送早餐,每天完成6000—8000字。不过,我的手稿一般不用大的修改,进展顺利。书名暂定为《公主恩仇录》,内容以崇祯帝朱由检的女儿长平公主为主线,被父皇斩断手臂后,随师父红侠出宫,走函谷道,上天山学武功,返回云南找吴三桂报仇,侠客聚会,刀光剑影,讲

述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不外乎胡言乱语，欺骗读者罢了。

书稿于1993年初完成，六十多万字，文章是自己的好，立即打电报给孙明庚，请他转告肖老板，是来秀山审稿还是稿寄长沙？

没有回音。之后又去信询问，仍石沉大海。怎么啦？难道出了纰漏？

三个月后，孙明庚才来信，果然是坏消息，黄泥街书市再次被扫荡，十几个书商锒铛入狱，肖志宁是其中一个，是否判刑，尚无准确消息。书稿的事，只有等待形势好了再说。

我的大侠梦破灭了，哀哉！

摘自回忆录《苦涩的创作生涯》

引 子

“唬，唬，唬！”乾清宫的巡夜太监有节奏地吆喝着，向皇帝、后妃、御前侍卫、太监、宫女们报道平安，纱罩宫灯晃动着昏黄的光，如同鬼火，又似流萤。

雍正皇帝胤禛批阅完最后一道奏章，离开明黄色的御案，张臂抒胸，步出养心殿东暖阁，大大小小的宫灯照亮殿堂，数十名御前太监跪成一条通道。胤禛面前，御前领班太监侍候万岁爷净手，打开食盒，八只御碗分别盛着燕窝汤、鹿茸汤、人参汤、熊掌汤和各色糕点。

“万岁爷进食啦！”

胤禛在太监们的吆喝声中品啜着鹿茸汤，环顾跪了一大片的奴才，感受到皇权的威严，传旨：

“不必侍候了，跪安吧！”

“谢万岁爷恩典！”

太监们如逢大赦，退出了养心殿。

胤禛大步走向养心殿东北角，金铸的刀架上，插着一把珠光闪烁的宝刀。传说是太祖努尔哈赤出征时佩带的，遗诏永为镇国之宝，象征皇权永固。金镶玉把，鱼皮刀鞘上，金丝编织的龙纹，缀有数以百计的宝石。他哗一声拔出刀，刀刃状如雁翎，寒光刺目，隐约尚有血迹。啊，百余年来，太宗、世祖、圣祖凭借这把宝刀，廓清六合，荡平天下。他，君临天下十三年，为保万世一统，不得不多杀人，因而积怨颇多，尽管豢养了大批剑仙侠客充当侍卫，仍须夜夜伴宝刀而眠。

他好剑术，武艺精湛，临睡前照例拔宝刀起舞，三十六路滚龙刀神出鬼没，直到御前太监们欢呼“万岁”，才精神饱满地走进寝宫。今夜，他似乎有些莫名的烦躁，久久地凝视宝刀，向环立在养心殿的御前太监御前侍卫们大喝一声：

“滚！”

“喳！”

太监、侍卫们躬身退下。胤禔将宝刀哐啷一声入鞘，迈步进了寝宫。

寝宫内，吊灯壁灯一片黄光，龙床龙被龙枕龙帐全是明黄色。一股扑鼻的异香，似兰非麝，令人晕眩。他手握宝刀，刚落坐床沿，两个身着夜行衣的蒙面人从灯影里钻出，他大惊，拔刀而起，喝问：

“谁？不怕诛九族么？”

话音未落，一道热气直奔他的哑穴，张开的嘴合不拢了，他意识到刺客功力不弱，赶紧吐纳内气，拼命运气缓解，怎奈刺客的点穴功已炉火纯青，无济于事。

他象一具僵尸，眼睁睁地动弹不得。

两个刺客从容地拉下蒙脸黑布，啊！一个是蛾眉皓齿的女子，一个是剑眉虎眼的武士。青年女子拾起雁翎宝刀，指向不可一世的雍正皇帝，悲愤地吼一句：

“暴君，杀人偿命，你恶贯满盈了！”

刀随声到，头颅飞落龙床……

刺客破窗而出。

养心殿周围“坐更”的御前侍卫、御前太监们也闻到了扑鼻的异香，一个个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天亮了，卯正，辰正，不见万岁爷“起驾”，御前侍卫内大臣至寝宫前跪请，悄无声息，他大胆地闯进寝宫，啊！万岁爷的龙体躺在血泊中，龙头却歪在龙床上，不见了随身的雁翎宝刀……

大阿哥弘历登基，改元乾隆，密旨选派乾清宫头二等侍卫和勇健营武功高强者百余人，分十数路明查暗访务必逮住大逆不道的刺客，夺回太祖遗传的镇国之宝。

十年过去了，不见宝刀的蛛丝马迹。

二十年过去了，探知行刺者是死于冤狱的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约集三山五岳的剑仙侠客……可是，她行踪不定，飘泊江湖。追名逐利的御前侍卫们、杀手们，迫于皇上的严旨，捕风捉影，疲于奔命……

经历了一轮甲子的风风雨雨，征战杀伐，刀光剑影，几番波折，几番沉浮，直到乾隆六十年。

雁翎宝刀出现了！

皇宫的鹰犬们闻风倾巢而出，一时间江湖上风起云涌，平静许多年的江湖，为争夺异宝又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

灵芝仙女

苗疆万山重叠，高耸群峰之上的是有名的梵净山，传说是灵芝仙女的化身，远看白纱飘拂，扑朔迷离，永远半遮半掩，羞羞答答，难得见她美丽的姿容。每逢月黑风紧之夜，千里苗疆的善男信女，无不口念佛号，瞻仰金顶上红光闪闪的灵芝。传说朝朝代代，都有不信邪的勇士侠客，披荆斩棘，攀藤附葛，斩巨蟒，驱虎豹，寻找救苦救难的灵芝仙女。可惜，有的被巨蟒猛虎吞噬，有的摔死悬崖峭壁，幸而登临金顶的佼佼者，也不过采得些黄连、雪山七、何首乌之类的药材。

灵芝仙女躲在哪里？

乾隆六十年秋，离梵净山不远的乌罗司一带，瘟疫流行，虐疾、伤寒、水肿病，多数青年男女被折磨得面黄肌瘦，旧坟未干垒新坟，万户萧疏鬼唱歌，田园荒芜，路断人稀。土司千户吴陇登在街口的苗王庙设罗醮消灾，做法事的有和尚有道士也有当地的巫师。灯火通明，香烟缭绕，长幡飘飘，诵经念佛的，舞铜铃驱鬼的，念咒语捉妖的，各显神通，好不热闹。其中一个古怪的道士，头戴法冠，赤裸上身，腰系铜铃，手执小鼓，口中念念有词，如醉如痴地跳跃，自称能生啖鬼肉。相貌也奇特，眉毛特长，足有一寸，绿豆眼，大蒜鼻，白面无须，猜不准他有多大年纪。

天罗大醮是神圣的，方圆百里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地赶来献香上供，捐功德钱。乌罗司原是个热闹的集镇，设醮以来，外地的客商为了赚钱，不怕瘟疫，蜂拥而至，狭窄的石板街道两旁，百货横陈，穿的吃的戴的用的，应有尽有。

天罗大醮正热闹，乌罗司中街的禹王宫前，来了一位妙龄女子，身背包袱，手执白布招，上写“普施灵药，药到病除”。她插好布招，解开包袱，取出一只大葫芦，向围拢来的苗族人抱拳道：

“小女子奉梵净山祖师之命，施舍灵药，解救乡亲们的苦难，病好了分文不取！”

苗族人见女子容光艳丽，瓜子脸，剑眉秀目，玲珑的鼻子，石榴花似的红唇，十八九岁年纪。穿戴也很奇特，云鬓高挽，银额勒插一朵白花，白葛布镶红边衫裤，鞋子也是白的，鞋尖绣一朵玫瑰花，身材苗条，如同一尊玉雕的白衣仙女。听说她从梵净山来，莫非是灵芝仙女来到人间，解救苗族人的苦难？于是，纷纷向她讨药。那女子笑容可掬地用长柄小勺伸进葫芦，每人施舍一小勺，嘱咐用温开水吞服。

说怪也不怪，苗族人服了白衣女子的药，多数霍然而愈。于是，灵芝仙女下凡的传说胥而走，禹王宫前人山人海，有病的讨药，无病的争睹灵芝仙女的风采。

苗王庙的天罗大醮反而冷清了，除了和尚道士巫师胡乱跳闹，再没有苗族人焚香上供捐功德钱。土司千户吴陇登气得眼睛冒火，派土司兵去禹王宫捉拿和他唱对台戏的妖女，办她个妖术惑众之罪。片刻，十数个土司兵头青脸肿地败回，禀告白衣妖女邪法厉害，难以近身。吴陇登一怔，正拟亲自去看个究竟，长眉道士丢了小鼓，稽首道：

“吴大人，杀鸡焉用牛刀，待贫道将妖女捉了来，供大人享用。”

不待吴陇登回答，长眉道士已飞步出庙，直奔禹王宫。这时，因土司兵骚扰，苗族人已散了大半，仍有不少人向灵芝仙女求药。她仍笑容可掬，怀抱葫芦，不停地用小勺舀药，嘱咐求药的苗族人及时服用。长眉道士依然戴道冠，赤裸上身，腰系铜

铃,行走时似乎有一股强劲的风,分开求药的苗族人,直奔灵芝仙女。

白衣女子见来了一个奇形怪状的道士,有一股风迎面扑来,知道来者不善,从容地笑问:

“道长也求仙药么?”

长眉道士哼一声:“妖术惑众,夺人衣食,道爷念你是娇滴滴的女流之辈,立刻滚出乌罗,饶你一条性命!”

白衣女子冷笑道:“谁是妖术惑众,道长最清楚,天罗大醮赶不走瘟疫……”

长眉道士有意寻衅,又见白衣女子俊俏无比,打定主意将她劫走,先受用一番。一个爪型掌向白衣女子抓去,白衣女子不慌不忙,以葫芦相迎,道士倒退了几步。他一怔,知道白衣女子非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忙变换招数,从丹田里吼出一声“哇”,两道长眉竖了起来。可是,白衣女子已身轻如燕地上了禹王宫房脊,心平气和地向他招手:

“道长,不要惊扰了乡亲,小女子师命在身,恕不奉陪了!”

长眉道士哪里肯舍,脚一跺,上了房。白衣女子象一道雪练,双脚似乎没有踩着瓦,向镇子西边飞去。长眉道士暗暗称奇,穷追不舍,猜测这女子大有来历。

离乌罗镇二十里有座飞来峰,白衣女子屹立峰顶,严阵以待。长眉道士追来了,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态:

“姑娘好轻功,贫道佩服!”

白衣女子冷冷地:“小女子和道长素不相识,何苦逼人太甚?”

长眉道士淫邪地笑道:“贫道久闯江湖,以武会友,久欲觅一武功出众的女子结为百年之好,皇天不负有心人……”

白衣女子剑眉倒竖,破口大骂道:“好一个奸邪之徒,满嘴的污言秽语。好啊!让姑奶奶教训教训你!”她腾空而起,剑指,

飞脚，如同挟雷携电般扑向长眉道士，企图致他于死命。道士站在一墩巨石上，身子仅仅歪了一下，随即爆发一阵哈哈大笑。白衣女子大惊，她的拳脚得天地日月之灵气，可以碎石断树，穿墙透壁，这老道有什么邪法？她不敢恋战，在道士还击之前，施展绝顶轻功，离开了飞来峰。

长眉道士紧追不舍。

在崇山峻岭中追了一个时辰，不见了白衣女子的踪影。长眉道士看见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象一根擎天巨柱，似乎有一个白影在巨柱上飘动，是她，白衣女子！

他知道，这擎天巨柱是遐迩闻名的梵净山，藏龙卧虎，神秘莫测。他势孤力单，不敢贸然闯入这险地，必须等待时机。

白衣女子是谁？似乎在哪里见过？

长眉道士既兴奋又惆怅，他和十数侍卫从京城来苗疆半个多月了，奉密旨乔装道士，明查暗访镇国宝刀的下落。土司千户吴陇登闲谈时透露，前不久从湖北来了一位白莲教的灯花教主，断言皇宫的雁翎宝刀已流入苗疆，谁得了宝刀谁就当苗王，统领千军万马杀进京城，坐金蛮殿。小丑跳梁，好大的口气！十八年前天目山血战，让吕四娘走了，这白衣女子莫非与宝刀有关？且慢，先约集几位师兄弟，闯一闯梵净山这座龙潭虎穴，侥幸能探到雁翎宝刀的下落，才不虚此行。

长眉道士兴冲冲地回乌罗……

白衣女子仗着非凡的轻功上了梵净山，巨石砌的门内，传出“呜—呜—”的虎啸，守卫金顶的黄斑兽王竖着钢鞭似的尾巴迎上来，白衣女子轻喝一声：“黄斑！”兽王乖乖地趴下了，亲昵地用虎须搔女主人的脚。平时，白衣女子常逗它玩，或骑或搔痒或翻滚，无比亲热。今天，她无心搭理黄斑，走进石门，直奔金顶的法华寺。

寺庙不大，两进两厢，传说始建于唐代，石墙石柱，飞檐翘